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四十七

宋 王溥 撰

封建雜錄下

貞觀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司空長孫無忌為趙州
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右僕射房玄齡為宋州刺史改
封梁國公故司空杜如晦密州刺史封蔡國公特進李
靖為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高士廉為申州刺史

改封申國公趙郡王孝恭為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
同州刺史尉遲敬德為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光祿大
夫李勣為蘇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段志
玄為全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右領軍大將軍程知節為
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兵部尚書侯君集為陳州刺史
改封陳國公任城王道宗為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
太僕卿劉弘基為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金紫光祿大
夫張亮為禮州刺史改封鄖國公詔曰周武定業昨茅

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
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
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
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代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
策名運始功參締構即令子孫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
或黜免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
不願是行辭不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云臣披荆棘
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

因上表固讓太宗謂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義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為藩翰傳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言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劉秩政典曰我皇帝思侔前古永傳後裔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昧之說從羣臣之小議挫為國之大經設爵無土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化遂令刑辟未弭國用不殷權柄擅於

后氏社稷絕而復存揆致此之由在於取順而難逆守
絕欲奪之原在於單弱而無所憚此即事之明驗也百
藥不詳秦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眈於
賈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已棄
人事捨天理滅聖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冢嫡
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貳豈藩屏王室而已哉夫先王
之尚封建也非止貴於永久貴其從化而省刑故郡建
則責督責督則刑生國開則教明教明則從化從化之行

因於封建封建諸侯之制與天子備同備同而禮殺禮殺然後可宣化教宣化教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別尊卑別則禍亂息此封建之所以易為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可以化俗嗚呼上無堯舜猶可也有堯舜之德欲廣其澤舍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國邑空封官僚而無莅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二十日敕五等封加開國之稱

十六年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
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剖土
分疆雜用相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
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捍四方比之造制道高前
列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州郡之帥民仰以安
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
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
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唯良二千石乎如

臣愚見陛下皇子之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漸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取為準的封立諸王使各有國土年尚幼小多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千百人唯二王稍劣自餘餐和飲德皆為善人此則前代事已驗惟陛下詳察焉上深納之大足元年二月冀州人蘇安恒上疏曰臣聞自古明王

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當今梁定河內建昌
諸王等承陛下陰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
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閒簡又聞陛下有二十餘
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久長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
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養人之
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
皇家使累業重光饗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封后父韋玄正為上洛郡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令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而知不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先朝贈太原王殷監不遠如渙汗既行憚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不納

其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臣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

公必歸於有德王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
前史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
帝氏興夏殷氏息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
乎五行水盛則木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氣運必順乎
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
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
變之則霜露不時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德海內分崩天
歷之重誕歸於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

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衆人自則天皇
后臨御帝位明目達聰躬親庶政則有讒邪凶孽誣惑
虐哲構害宗枝誅夷殆盡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
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弟咸預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
極於時國家藩屏豈得並封物不兩盛時使然也今神
罷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臣又聞之業不
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
哲之明誡自皇階反正天命維新武氏諸王封建依舊

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進賦邑萬夫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可違五行歷數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所居之實恐未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禍之亦於事未立定分於理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歷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輕則易全又武氏諸王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

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
陛下為社稷之遠圖抑私情之小愛上崇經邦之要外制
遐邇之心又故韓魯霍舒紀澤等諸王並遭非命枉被
誅戮今遺孤餘緒雖罕有存者繼絕興亡義無或闕伏
望謀擇近親繼其禋祀更開茅土並列於朝豈不固宗
社之本協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
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有序臣等並承榮寵固竭丹
衷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疏奏遂降

武三思等為郡王懿宗等為國

開元八年五月十八日敕準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
公妻為國夫人母加太字餘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叙
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授秩甲令無別
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
妻宜準令為妃

封諸嶽瀆

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洛水神為顯聖侯享齊於四瀆

封嵩山為神嶽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
嶽天中王可尊為神嶽天中皇帝至神龍元年二月復
為天中王先天二年八月二十日封華嶽為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二月封泰山神為齊天王禮秩加王公一
等

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五方定位嶽鎮總其靈
萬化阜物雲雨極其潤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岱宗西
嶽先已封崇其中嶽等三方典禮尊崇未齊名秩永

言光被用叶靈心其中嶽封為中天王南嶽封為司天
王北嶽封安天王

六載正月十二日敕文四瀆五嶽雖差秩序興雲播潤
蓋同利物崇號載及錫命宜均其五嶽既已封王四瀆
當昇公位遞從加等以荅靈心其河瀆宜封為靈源公
濟瀆封為清源公淮瀆封為通源公仍令所司擇日差
使告祭

七載十二月九日封昭應山為立德公

八載閏六月五日敕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嶽並外宜封公

十載正月二十三日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公西海為廣潤公北海為廣澤公對沂山為安東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嶽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豎無間山為廣寧公

上元二年十月改華山為太山華陰縣為太陰縣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吳山宜改為吳嶽祠享官屬

並準五嶽故事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敕北嶽宜改為鎮嶽避穆宗諱也
開成二年四月十一日敕如聞京師舊說以為終南山
興雲即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沍至竟不濡霑况茲山
北面闕庭日當顧瞻脩其望祀寵敷宜及今聞都無祀
宇炭谷湫却命祀終南山未備禮秩湫為山屬捨大從
細深所謂闕於興雲致雨之祀也宜令中書門下且差
官設奠先告致禮便令擇立廟處所向日以聞其命有

司即時建立其年九月敕終南山宜封為廣惠公

三年太常禮院奏準去年十月六日敕終南山封廣惠公冊命詔宜準四鎮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者今合每年一祭仍請以季夏土王日祭之應緣祭事並令本州府備其祀文所司祭五日送京兆府

乾寧五年十月一日敕封少華山為佑順侯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封洞庭湖君為利涉侯青草湖君為安流侯

議釋教上

武德七年七月十四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釋教高祖
付羣官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尚書右僕射
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無法請
置嚴刑奕曰禮本事親而終於奉上而佛踰城出家逃
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
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合掌云地獄所設正謂
是人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卿獨不

悟何也。奕對曰：佛是國中桀黠欺誑夷俗，遵尚其道，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以沙門道士虧違教跡，留京師寺三所觀二所，選耆老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

貞觀八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

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道法本貴清
淨以退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
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
之云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
信佛教亦不須道人日到叅議

顯慶二年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
忘豈自遵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
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孔之教異教同歸棄禮悖

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尊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黷彝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法制即宜禁斷

至開元二年閏三月三日敕自今以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庶能正此頽弊用明典則

開元二年正月中書令姚崇奏言自神龍以來公王及

外戚皆奏請度人有出私財造寺者每一出敕則因為姦濫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損污精藍且佛不在遠近在于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乃令有司精加銓擇天下僧尼偽濫還俗者三萬餘人

大曆十三年四月劔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汰佛道二教下尚書省集議都官員外郎彭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

者爲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爲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耻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爲穢雜自西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麁法爰自後漢至於陳隋僧之興滅其亦數四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爲若以色見即是形法開示悟入惟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

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
高潔在於王者已無用矣今聖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
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
息奸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
聞天生蒸民必將有職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
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尼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
歲計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

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
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足尼及女道士
未滿五十者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
令入仕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臣
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
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
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歲嗜慾
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為

此令既行僧尼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脩者必盡為人師斯道釋二教益重明矣上深嘉之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鳳翔府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其本傳以為當三千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至來年合候詔許之命中使領禁兵與僧徒迎護至京上開光順門以納之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瞻禮舍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產燒頂灼臂而云供養者又有開肆惡子不苦

焚烙之痛請誦言供養而熱其肌膚繇是佛骨所在往往盜發既擒獲皆向之自灼者農人多廢東作奔走京城於是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黃帝在位百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而中國未有佛法也

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年數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永宋齊梁陳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一餐止於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聖神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京都僧於鳳翔迎取佛骨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

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
人樂為京師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
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
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
姓賤微於佛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千為羣解衣
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生
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鑿身以為供養
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夷狄之人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

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萬代之惑使天下知大聖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請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上怒甚間一日出以示宰臣將加重法裴度崔羣對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乖誕也愈為人臣而敢爾狂忽不可

赦於是人情驚惋至於國戚亦以罪愈為人臣戒而給事中崔植洎諸諫官皆上疏論救不納遂貶潮州刺史會昌五年八月制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法寢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滋蔓侈多以至於耗蠹國風而漸不覺以至於誘惑人心而衆益迷洎乎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於此且一夫不田

有受其餒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勝數
皆待蠶而衣待農而食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
飾僭擬宮殿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
而致也況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
柄足以經邦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
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行滋多朕博覽前言旁
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正臣叶予至意條
疏至當宜從所請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

人利衆予不讓焉其天下圻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
尼二千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圻招提蘭若四萬餘收
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
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祿二萬餘人違俗
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已將有待及今盡去豈
謂無時驅遊惰不業之徒已踰千萬廢丹雘無用之屋
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為政成一
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儻以草弊之始日用

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志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唐會要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四十八

宋 王溥 撰

議釋教下

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奏當司伏準累年赦文及別敕
建置佛堂并剃度僧尼等伏以陛下護持釋教以濟羣
生自出聖慈孰不知感非欲華飾寺宇廣度僧尼興
作勞人匱竭物力近日天下未諭聖心建置漸多剃度

彌廣相尚以日繫時臣恐黎毗因茲受弊臣職司其局不敢曠官當陛下求理納諫之時是小臣罄竭肝膽之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規舊弊永除天下知禁如此見佛法可久民不告勞時宰臣因是上言伏以西方之教清淨為宗拯濟為業國家弘闡已久實助皇風然度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有司舉陳實當職分但須酌量中道使可久行自今後應諸州準元敕置寺外如有勝地名山古蹟靈跡實可留情為衆

所知者即任量事修建却依舊名其諸縣有戶口繁盛
商旅輻湊願依香火以濟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
於州下抽三五人住其有山谷險難道途危苦羸車重
負須暫憩留亦任因依舊基却置蘭若並須是有力人
自發心營造不得令姦黨因此遂抑歛鄉閭此外更不
得輒有起建如引別敕處分不在此限其僧尼踰濫之
源皆緣私度本教遮止條律極嚴不得輒有建如可容
姦必在禁絕犯者準元敕科斷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

部上文歷其官度僧尼數內有闕即仰本州集律僧衆同議揀擇聰敏有道性已經修鍊可以傳習叅學者度之貴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齒為限若惟求長老即難奉律議剃度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請告牒其僧中有志行堅精願尋師遊但有本州公驗即任遠近遊行在所關防切宜覺察不致真偽相雜藏庇姦人制可

咸通二年上以志奉釋氏怠於朝政左散騎常侍蕭倣上疏論之曰臣聞立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

仁義為本如佛者尚外之教非帝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厲上言度僧以資福事后曰佛者異方之教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諡曰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若此哲王之心安可反是哉疏奏上甚嘉之

六年尚書右丞李尉復上疏諫曰臣聞孔某聖者也言必稱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議必稱王猛之諫誠以事求師古辭貴達誠陛下自續丕圖克崇佛事臣累採本

朝名臣啟奏之言以證奉佛始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
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
中宗時公主貴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
于心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
自夏以來淫雨不解穀荒於隴麥爛於塲陛下聖人也
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而造不急之觀賈六
合之怨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三時
之月穿池沼損命也殫府庫損人也廣殿宇營身也損

命則不慈悲營身則不清淨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
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每覽斯言未嘗
不廢卷痛惜其言之行也伏望詳前事之安危覽昔賢
之啓奏營繕之間稍宜停減疏奏優詔嘉之

寺

西京

開業寺 在豐樂坊本隋仙都宮武德元年高祖為尼
明照廢宮置證果寺貞觀九年廢寺立為高祖別廟號
靜安宮儀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敕廢宮立開業寺其

宮中人內移就獻陵

會昌寺 在金城坊本隋海陵公賀若誼宅義寧元年義師入闕太宗領兵於此武德元年因置為寺

崇義寺 在長壽坊本隋延公于銓宅武德三年桂陽宮主為駙馬趙慈景所立

楚國寺 在晉昌坊本隋廢興道寺高祖起義太原第五子智雲在京為留守陰世師所害後追封楚王因此立寺

興聖寺

在通義坊本高祖潛龍舊宅武德元年以為

通義宮貞觀元年立為尼寺

龍興寺

在頒政坊貞觀五年太子承乾立為並光寺

神龍元年二月改名

興福寺

在修德坊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為太

穆皇后追福立為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

西明寺

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武德初萬春

公主居住貞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為寺

慈恩寺

在晉昌坊隋無漏廢寺貞觀二十二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高宗在春宮為文德正后立為寺故以慈恩為名寺內浮圖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青龍寺

在新昌坊本隋廢靈感寺龍朔二年宜城公

主奏立為觀音寺景雲二年改名

崇敬寺

在靜寧坊本隋廢寺高祖為長安公主立為

尼高祖崩後改為宮以為別廟後又為寺

資聖寺

在崇仁坊本太尉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為

文德皇后追福立為尼咸亨四年復為僧寺

招福寺 在崇儀坊本乾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
本隋正覺慶寺南北門額並睿宗親題之

崇福寺 在休祥坊本侍中楊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
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為
魏國寺載初元年五月六日改為崇福寺

光宅寺 在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
敕令掘得石留得舍利萬粒遂於此地立為寺

薦福寺 在開化坊半已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
賜尚書右僕射蕭瑀為園後瑀子銑尚襄城公主不欲
與姑異居遂於園後地造宅公主卒後官市為英王宅
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為高宗造太后立為罔極寺
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賜額改為薦福寺也

興唐寺 在太寧坊神龍元年三月十二日敕太平公
主為天后立為罔極寺開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為興
唐寺

永壽寺 在永樂坊景龍三年為永壽公主所立

安國寺 在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敕捨龍潛

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

章敬寺 在通化門外大厯二年七月十九日內侍魚

朝恩請以城東莊為章敬皇后立為寺因圻哥舒翰宅
及曲江百司看屋及觀風樓造焉

寶應寺 在道正坊大厯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門下侍

郎王縉捨宅奏為寺以年號為名

寺 東京

龍興寺 在寧仁坊貞觀七年立為衆香寺至神龍元年二月改為中興寺右補闕張景佚上疏曰伏見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固以式標昌運光贊鴻名竊有未安芻言是獻至如永昌登封創之為縣名者是先聖受圖勒名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更改今聖善報慈題之為閣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之前聞況唐運自崇周親撫政母子成業周替唐興雖

有三朝而化侔一統况承顧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
中有阻間不承統厯既奉成周之業實揚先聖之資君
親臨之厚莫之重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
大唐中興寺觀及圖史并出制誥咸請除中興之名直
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龍興為名庶望前後君親
俱承正統周唐寶厯共叶神聽上納之因降敕曰文叔
之起春陵少康之因陶正中興之號理異於茲思革前
非以歸事實自今以後不得言中興之號其天下大唐

中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即令改

天宮寺

在觀善坊高祖龍潛舊宅貞觀六年立為寺

天女寺

在敦業坊貞觀九年置為景福寺武太后改

之

敬愛寺

在懷仁坊顯慶二年孝敬在宮為高宗武太

后立之以敬愛寺為名制度與西明寺同天授二年改

為佛授記寺其後又改為敬愛寺

福先寺

在遊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立為

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改為福先寺

長壽寺 在嘉善坊長壽元年武后稱齒生髮變大赦改元仍置長壽寺

崇先寺 證聖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為寺開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改為廣福寺

聖善寺 在章善坊神龍元年二月立為中興寺二年中宗為武太后追福改為聖善寺寺內報慈閣中宗為韋

后所立景龍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制東都改造聖善寺
更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房計破百姓數十家監察御
史宋務光上疏諫曰陛下孝思罔極崇建明因土木之
功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場經營已足
更事開拓奪人便利貧者有顛擠之憂富者無安堵之
所行非急切何至於斯以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復丁
匠廢業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
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

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而謝惟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用傷一物之心應須拓寺諸侯農隙疏奏上不納

安國寺 在宣教坊本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立為崇恩寺後改為衛國寺景雲元年十二月六日改為安國寺

荷澤寺 在宜人坊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為武太后追佛所立初名慈澤寺神龍二年改為荷澤

寺其時於西京亦立荷恩

奉國寺 在修行坊本張易之宅未成而易之敗後賜
太平公主乳母奉國夫人尋奏為寺

昭成寺 在道光坊本沙苑監之地景龍元年韋庶人
立為安樂寺韋氏誅改為景雲寺尋為昭成皇后追福
改為昭成寺

華嚴寺 在景行坊景雲三年立為寺開元二十一年
改為同德寺

唐興寺

貞觀二年十二月一日詔有隋失道九服

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伐誓牧登陟曾無寧歲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議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流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楚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為事脩以聞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碑記銘功業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宗正

卿李百藥為碑銘破宋老生於莒州立普濟寺著作郎
許敬宗為碑銘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起居郎褚
遂良為碑銘破王世充於邕州立昭覺寺著作郎虞世
南為碑銘破竇建德於汜水立等慈寺秘書監顏師古
為碑銘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中書侍郎岑文本
為碑銘已上並貞觀四年五月建造畢

慈德寺 在京兆府武功縣慶善宮西百步貞觀五年
為太穆皇后故並以慈德名之

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側置一寺尚書右僕射褚遂良諫曰闕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長安而制四海其間衛士已上悉是陛下牙爪陛下必欲乘釁勅遼若不役闕中人不能濟事由此言之理須愛惜今者昭陵為公造寺惟欲早成其功名雖云知顧皆是催迫發遣幽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來赴作遂積時月豈其所願陛下昔嘗語弘福寺僧云我義活蒼生最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準禪定寺則大弘福寺自不

可大於弘福既有東道征役此寺亦宜漸次脩營三二年得成亦未為遲

乾封元年正月十七日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鶴萬歲為稱寺以封岳非煙重輪為名各度二十人

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為開元寺

景雲二年七月左拾遺辛替否疏諫曰夫釋教以清淨

為本慈悲為主故恒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以損人故
恒去己以全真不為營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池
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
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乎臣
以為非崇教也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
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
彌空信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圖晉臣以奉
佛取議梁王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為其理體養人不

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以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見享祚乎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

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
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
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彌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其
所未度惟貧與善人爾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
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
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惟
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嘗欲填池塹
捐苑囿以贍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佛寺蓋無其數一

寺堂殿倍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竊痛之

景龍二年九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陛下六合為家萬邦作宗布慈悲於沙界樹功業於玄宮蜺旌寶蓋接影都畿鳳剝龍宮相望都邑然釋氏真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伏願陛下廣平施之德成養育之恩回營構之資充疆場之費則如來布施之

法也賜之穀帛惠及饑寒則如來慈悲之化也經綸既
行中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臣謹按金剛般若經
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是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豈釋迦之意在雕琢之功今
之作者臣所未諭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宴侍臣近親於
梨園因問以時政得失絳州刺史成珏對曰夫釋教之
設以慈悲為主蓋欲饒益萬姓濟牧羣生若乃遽宇珍
臺層軒寶塔耗竭府庫勞役生人俱非菩薩善利之心

或異如來大悲之旨臣備職方岳叨膺洪運敢陳芻蕘
狂妄死罪中書令蕭至忠奏曰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
寧府藏內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功
務存農事愛惜人力寺觀之役實可且停成珏之言伏
希採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上疏曰臣
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瓌麗大
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畧計都用資財動
至千萬已上運轉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

非急時多怨咨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人乃足誠哉此言且玄象秘妙歸於空寂苟非
修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為至如土木雕刻諸功惟是殫竭
人力但學相誇壯麗豈關降伏身心凡所興功皆須掘鑿
蟄蟲在土種類最多每日殺傷動即萬計連年如此損
害可知於至道既有乖在生人極為損陛下豈不深思
之

貞元十三年四月敕曲江南彌勒閣宜賜名貞元普濟

寺

元和二年九月敕成都府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十月
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構之初有兩泉湧
出請賜額為太和寺從之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壽佛寺於右神策軍

長慶元年三月劉總請以幽州私第為佛寺詔以報恩
名之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賜之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州府寺據令式上

州以上並合國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已上
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國忌日行香列聖真容便移
入合留寺中其下州寺並合廢毀敕旨所合留寺如舍
宇精華者即留如是廢壞不堪者亦宜毀除但國忌日
當州宮觀內行香不必定取寺名餘依其月又奏請兩
街合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敕旨宜每街各留寺兩
所每寺各留三十人

六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敕書節文上

都兩街先各留寺兩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
於廢寺中揀擇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謹具揀擇置寺八
所及數內回改名額分析如後兩所依前名額興唐寺
保壽寺六所改名舊額僧寺四所寶應寺改為資善寺
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輝寺改為
安國寺緣間架數少取華陽寺連接充尼寺二所法雲
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右街置八所二所先准敕留西
明寺請改為福祐寺莊嚴寺八所添置二所請依舊名

額僧寺一所千聖寺尼寺一所興聖寺六所請改名僧
寺五所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福
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
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謹定揀擇添置及改
名額分析如前敕旨宜依

大中元年閏三月敕會昌季年并省寺宇雖云異方之
教無損為政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
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如

有舊宿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二年
正月三日敕節文上都除元置寺外每皆更名添置寺
五所東都共添置五所二所尼寺仍每寺度五十人益
荆楊潤汴并蒲襄等八道除元置寺五所外更添置僧
寺一所尼寺一所諸道節度刺史州除元置寺外更添
置各一所並充僧寺合度三十人諸道管内州未置寺
處宜置僧尼寺各一所每寺度三人五臺山宜置僧寺
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見存者便令修飾每寺度五十人

其僧尼年幾限約并諸條流並準會昌六年五月五日
條例處分

五年正月詔京畿及郡縣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
許度僧尼住持營造七月宰臣奏陛下崇奉釋教臣子
皆願奔走慮士庶等物力不逮擾人生事望令兩畿及
州府長吏與審度事宜撙節聞奏不必廣為建造驅役
黎甿其所請度僧亦須選有道德行為州縣所稱信者不
得容隱凶惡之流却非敬道望委長吏精加揀擇其村

邑佛堂望且待兵罷後建置為便十月十七日宰臣等
上言近有敕許罷兵後建置佛堂蘭若若今邊事寧息
必恐奏請繼來若不先議條流臨事恐難止約伏以釋
門之教本貴正真奉之精嚴則人用加敬今諸州府寺
宇新添功悉未畢百姓等若志願崇奉則宜併力同修
自今已後有請置佛堂蘭若者望所在長吏分明曉示
待一切畢後或有去州府遠處大縣即許量事建置一
所其餘村坊不在更置佛堂蘭若限制可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
卷四十八

下

唐會要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四十九

宋 王溥 撰

像

久視元年八月十五日將造大像稅天下僧尼人出一錢內史狄仁傑上疏曰今之伽藍制逾宮闕功不使鬼必役於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克痛切肌膚不辭

華楚僧道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嫌其少亦有離
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
生人里閭動有經坊闌闌亦有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
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知之僧
凡有幾萬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
臣每思惟實所悲痛今之大像若無官助義無得成若
費官財又盡人力一旦有難將誰救之

大足元年正月成均祭酒李嶠諫曰臣以法王慈敏苦

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佛殿處處皆有
見在足憑供養無煩更有修營竊見白司馬坂欲造大
像雖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私承必是不能濟
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但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
力客作以濟餬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伏聞造修
之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
千自熬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
順諸佛慈悲之心沾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

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垂九霄之澤收萬姓之心聞此恩造誰不感悅

長安四年十月九日勅大像宜於白司馬坂造為定仍令春官尚書建安王攸寧充撿校大像使監察御史張廷珪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窺也故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如來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裝其塔廟已遍於天下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

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經中
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
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治之
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逾於
殫勞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惟理亦明
矣臣竊為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
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尚也况

此營造事殷土木或開發磅礴峻築階陛或填塞川澗
通轉採斫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慙蠢
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役鬼不可唯
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單食
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疫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
慙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為之伏惟慎之
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經
所謂不作色布施不作聲香味觸法布施其福德若東

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勤於住相彫蒼生之財崇不急之務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生力以釋教言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

建中元年四月妃父王景仙駙馬高怡獻金銅佛像以為壽上使謂曰有為功德吾不欲為久矣昇而還之元和五年十月新羅王遣其子獻金銀佛像勅祠部主

客為復合令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及當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為鴻臚寺亦未允當又據六典掌朝首之國七十餘指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

主客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

雜錄

貞觀二年五月十九日勅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已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齋行香仍永為恒式

開元二年二月十九日勅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後所詳七月十三日勅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為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禍福

妄陳事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等至家緣吉凶要須齋者皆依州縣陳牒牒寺觀後依數所云二十九日勅佛教者在乎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自今已後村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顏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亦宜准此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勅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義試諸寺三階院宜入寺大院

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勅朕先知僧徒至弊故先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

又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鐘

磬等委諸道鑄

事具泉貨門

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

銅像並限勅到一月內送官如違此限並准鹽鐵使舊

禁銅條件處分其土木等像並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擾

人其京城及畿內諸縣衣冠百姓家有銅像並望送納

京兆府自拆寺已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姓家収得亦

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輒有隱藏並準舊條處分勅旨

宜依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廢毀寺鐵像望令所在銷

為農器鋤石之像望令銷付度支勅旨依

六年八月勅準今年五月三日赦書節文如緣修飾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銀銅鐵及寶玉等有犯衣冠錄名聞奏

僧道立位

貞觀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上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凡有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至天授二年四月二日勅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

前至景雲二年四月八日詔自今已後僧尼道士女冠
並宜齊行並集

僧尼所隸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
賓

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
緣老子至流沙闡化而佛法本西方興教使同客禮割
屬鴻臚自爾已久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系移就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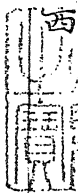
正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承春令便宣
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
年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
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制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
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同隸左街右街功德使自
是祠部司封不復聞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
宣僧尼不隸祠部合係屬各有寺觀自宜住持如聞遠

就山林別為蘭若兼亦聚衆公然來往妄說生緣輒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斷

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並一房家口移隸磧

西



唐會要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吳蔭松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五十

尊崇道教

宋 王溥 撰

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一老叟乘
白馬朱鬚儀容甚偉曰為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
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於其地

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至

永昌元年却稱老君至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依舊號太
上玄元皇帝至天寶二年正月十五日加號太上玄元
皇帝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八載六月十五日加號為大
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二月七日加號大聖高上
大道金闕玄元皇帝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濟奏伏
以至道冲虛生人宗仰未免鞭撻孰瞻儀型其道士僧
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處分所由州縣官不得擅行

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仍書中下考勅旨宜依五
月上夢玄元告休期因令寫貌分送天下

天寶元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
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
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而得之於是置玄元皇帝廟於

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於積善坊臨淄舊邸

廟初成命
工人於大

白山砥石為玄元皇帝聖容又採白石為玄宗聖容侍
立於玄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袞冕之服又于像東設
立白石為李林甫陳希烈之狀甫犯事又改刻
石為楊國忠代馬至德中克復上郡盡毀湮之其年二

月二十日勅曰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自今已後每有薦新先獻玄元廟其緣告享所奏樂宜令所司詳定奏聞并差宗正寺官一員及差戶灑掃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一員學生一百人資蔭正同國子學例每祠享所齋郎便以學生充補其年五月宰臣奏兩京及諸郡崇玄學生等准開元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舉人合習道德南華通玄冲虛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為洞玄真經准請條補

崇玄學生亦合習讀其洞靈真經人間少本臣近令諸觀寺尋訪道士全無習者奉既未廣業實難成并通玄沖虛二經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闕學者宜精其洞靈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千卷較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行其首舉司及兩京崇玄學生亦望各付一本令今各崇玄學人望且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詔條考試其洞靈真經等請業成後准試從之

六月勅大道先於兩儀天地生於萬物是以賢哲之後

咸竭其誠今後應緣國家制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語指道教之事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平闕宜宣示中外

九月二十五日勅西京玄元廟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天下准此至二年三月十二日制聖祖所理本在諸天將欲降靈固宜取象况惟帝號豈可名言其在京玄元宮宜改為太清宮東都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改為紫極宮

二年二月勅兩京玄元宮及道院等宜委崇玄館大學士都檢校務在精修勿令喧雜仍不更隸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常式

三月十一日勅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無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理自今已後每聖祖宮有詔宜改用卯時以前行禮

四載四月十七日勅比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及奏

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策祝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已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為清詞於紙上其告獻辭及新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議儀注奏聞

十三載正月十二日令有司每至春日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永為常式

上元二年正月置漆園監官生員

興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詔以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為再拜

貞元元年正月二日勅薦享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獻光祿卿充仍永為常式

元和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九舉以賜興唐觀

長慶二年五月勅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記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經情

愿以黃庭經代之者亦聽宣令所司具令立文狀條目
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今年十月內試畢

寶曆元年上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
翦時主役於御院忽於縣之西隅見一白衣老人云此
下有井正道真皇帝過路汝速識之不然罪在不測翦
惶懼領役人修之其處已陷數尺命發之則古井存焉
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始悟神告默不敢告輒轉傳
布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以事上聞上既至宮朝賀

畢赴南郊於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於馬前蹈舞稱
賀遂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
公權書石於井之上以表神異焉其名曰聖瑞感應記
乃賜翦緋魚袋

會昌元年二月十五日勅玄元皇帝降誕日近覽天寶
二年勅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
展事生之禮今太清宮薦告皆用朝謁之儀即降誕昌
辰理難停廢宜改為降神聖節休假百官庶表貽謀之

慶以申嚴敬之誠

其年六月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內於三殿造九天塲便令上食供食駕幸三殿九天壇道塲受籙其月右拾遺王哲進狀請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其月右補闕劉彥謀又上疏求仙事貶河南府士曹叅軍

二年十一月以道士趙歸真為歸道門兩街都教授博

士時武宗志學神仙歸真乘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

五年九月勅取東都弘聖寺改脩太微宮其年十月勅

傳度道門法籙歸衡嶽道士劉玄靜可加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仍賜號廣成先生

其年十一月東都留守奏太微宮畢玄元館真容即欲移就玄宗玉像便合從遷伏以聖祖尊崇嚴奉須備移動之日宜擇良辰伏乞天恩降勅有司擇日奉勅宜令所司擇日聞奏

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東都新置太微宮初成玄宗皇帝玉聖容玄宗肅宗玉真容今已就位望差右散騎常

侍裴泰章充使薦獻從之

其年九月衡嶽道士賜紫劉玄靜奏皇帝十月十五日授三洞法籙請禁斷屠釣百司不決死刑伏請宣下勅旨從之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禁斷

大中元年二月道門威儀劉玄靜賜諡通玄先生

觀

京龍興觀 在崇教坊貞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士秦英祈禱得愈遂立為西華觀垂拱三年改為金臺

觀神龍元年又改為中興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復改為龍興觀

昊天觀 在全一坊地貞觀初為高宗宅顯慶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為太宗追福遂立為觀以昊天為名額高宗題

東明觀 在普寧坊顯慶元年孝敬升儲後所立

弘道觀 在畫一坊地本脩仁坊舊有隋國子學及右屯衛大將軍麥鐵道宅顯慶二年盡併一坊為雍王第

王升儲後永隆元年八月立為觀

崇福觀 在頌政坊本楊士遠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

三日皇后為母度太平公主為女冠因置觀初名太清

宮垂拱三年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改為崇福觀

太平觀 在大業坊本徐王元禮宅太平公主出家初

以頌政觀坊宅為太平觀尋移於此公主居之時頌政

坊觀改為太清觀

光天觀 在務本坊本司空房玄齡宅景龍二年閏九

月十三日韋庶人立為觀名翊聖觀景雲二年改為景雲女冠觀天寶八年改為龍興道士觀至德三載改為光天觀

景雲觀 在脩業坊景龍二年韋庶人立為翊聖觀景雲元年改名景雲觀景龍三年四月大理少卿盧懷慎上疏曰伏准去年閏九月十三日勅宜於兩京及荆揚益蒲等州各置景龍翊聖等觀圖樣內出候農隙起作者近聞所在已有起作率計一觀將數萬功併而言之

為役凡幾日計未見其損歲終或受其弊謹據元勅重
人遵道式稽老氏無為者養神亦何在其速就哉又月
令云日短至可以伐木今孟夏而採斫林藪天害昆虫
既違順時之宜且非好生之義夫脩建塔廟不在朝夕
務茲稼穡如救水火安可急其所聞有妨農要伏望天
恩重申前勅使移此功力咸勤播殖待及有秋式遵揆
日又諸州申請欲用當處官錢既違成規亦不可允

景龍觀 在崇仁坊本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方金吾

衛神龍元年併為長寧公主宅韋庶人敗後遂立為觀
仍以中宗年號為名

福唐觀 在崇業坊本新都公主宅景雲元年公主子
武仙官出家為道士立為觀

金仙觀 在輔興坊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為
第八女西寧公主入道置至至德元年四月十四日為
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觀便以金仙為名

玉真觀 在輔興坊與金仙觀相對本工部尚書竇誕

宅武后時為崇先府景雲元年十二月七日為第九女
昌隆公主立為觀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
觀便以玉真為名諫議大夫甯悌原曰臣觀老尚虛無
釋崇寂滅義極幽玄之旨思遊通方之外故入道流者
則虛室生白靜慮玄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寶澄心淨
域然後法貫羣有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教其嚮
販先覺說飾浮言以複殿為經坊用層臺為道法皆無
功於玄慮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於前先朝殷鑒非

遠咸耳目所接黎元憤咎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
昭報之誠有功於天旨而社稷之計難踰於安人若使
廣事脩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功力傾萬國之資儲為
邀福則靡効於先朝樹怨則取謗於天下又自隋室以
降寺觀尤多禪定東明之域足受緇黃之衆更為建立
罕見其宜後失請收前弊未遠上覽善之

關

陛下為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季夏之月
興土功犯時忌欲益反損何功德之有焉況兩觀之地皆

百姓之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扶老攜幼投竄無所剔
椽發瓦吁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
之務羣心搖搖衆口籍籍陛下為人父母何以安之臣
愚必以為不可伏願俯順人心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
勅速罷力役收之桑榆則天下幸甚

吏部員外郎崔蒞上奏曰伏承陛下緣兩公主造觀可
為尊德敬道矣割慈忍愛上為七聖崇福下為萬邦作
因豈不願神力潛資靈功密祐社稷永固宗廟長崇者

乎無至功奪其成凶與其敗寧邦致亂脩福招殃何則
季夏事殷時多禁忌斬木發土移石開山非直苦人必
是傷物欲益反損求安乃危臣知其否未見其可然則
救犯不暇何福助之有焉且季夏者土德正王之月炎
陽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蟲繁育之月天地鬱蒸
之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王之月不可發洩地氣
恐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殃則人心不附禍亂作矣
炎陽方暑之月不可興動版築恐致霖潦則必無成功

無成功則人力不存怨望結矣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
斬伐山林恐非堅實則速蠹敗速蠹敗則人勞不衷獎
勸阻矣昆蟲繁育之月不可以穿鑿原隰恐乖惻隱乖
惻隱則必生災變生災變則人業不安逃亡衆矣天地
鬱蒸之月不可以徭役丁夫恐為疔癘則必多天枉多
天枉則人情不樂風俗離矣黍稷鋤耨之月不可以妨
奪農桑恐傷禾稼則必闕歲計闕歲計則食用不足盜
賊聚矣行此六者謂之六殃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

傳曰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又曰凡土功龍見而興務成
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言功作從
時者所以順於天地也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言
宮室合時也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無搖
養氣不可以興土功妨農事則有天殃違此四者謂之
四犯陛下營兩觀而降六殃損萬人而招四犯欲將致
理不亦難乎臣望順時從人休功罷役候定中以建事
占水正而脩裁仰順天地鬼神降福臣聞漢明帝永平

三年夏大旱是時大起室室尚書僕射鍾離意免冠上
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
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此宮大作
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直患
人不安寧上感天心請罷勞役帝善而從之諸作減省
即日澍雨今者雖非宮室起功終是觀寺興造伏望俯
從臣請待冬初庶得伐木各宜役功無犯矣必以天文
應神理須然用厭機祥事資興建與其積怨傷國孰若

施恩養人往者宋景一言熒惑猶能退舍但今陛下從諫凶咎定不為灾

中書舍人裴濯上疏曰臣按禮記春夏月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戾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

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甚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不時作南門勞人興役伏望陛下降明詔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司市木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臣往見明詔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勞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聞出家脩

道不參人事專其身心以虛淡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
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
榭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伏願陛下以兩觀
之財為公主施貧乏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
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

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制為金仙玉真出家造觀報先
慈也外議不識朕意書奏頻煩將謂公主所致其造兩
觀宜停其觀使充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令竇懷貞檢校

所有財物瓦木一事已上附公主邑司收掌朕別更創
造終不勞煩百姓此度脩營公私無損若有干誤當實
嚴刑大理少卿韋湊上表曰臣竊計即時庫物如此日
常用畧支一歲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功土木所料動至
鉅萬更空竭之必不支一世矣今所造觀寺者蓋謂為
善造福將以禳害延祥也以臣寡聞稽諸史策人君脩
德有異於是昔殷太戊時桑穀合生於朝七日大拱太
戊問於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脩德大戊懼早

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桑穀
自枯死殿道中興此豈由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
心公召子罕而問焉子罕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
曰宰相所與理國家也無宰相誰乃為之理乎曰可移
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為誰君曰可移於歲曰歲饑餓
人必死為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為君乎子罕曰君有
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三徙舍行七星一星當
一年君延年二十一年矣果如子罕之言此由仁發於

裹亦非造寺觀也且脩德者行至公於萬姓不徇於一
已任忠直退諛諛輕其賦省其役也自陛下御極脩德
久矣何災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靈之重命崇棟宇
於空祠適足為憂何益聖德此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況道德之宗興乎玄皇帝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又曰我好靜而人自我正我無事而
人自富又曰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之難理以其
上之有為此皆抱素守真薄已厚物輕稅節用清淨無

為之旨也今欲困人病國峻宇雕牆思竭班輸飾窮壯麗以希至道其可得乎況有駕鶴登天驂龍上漢玉京金闕自建於神功紫府清都不資於人力廣為廊廡又何益哉近古修黃老術者漢之文景豈造寺觀乎寡欲清心愛人省費此得之矣臣伏見勅停兩觀以救農時可謂為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太清觀內所費不停諸觀脩營見將錢物農工所急雖軫皇情國用將空未聞天聽度支一失天下不安臣忝職司敢忘寧寢

竇懷貞弟詹事府司直維蓋嘗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當
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廁迹工匠之間
欲令海內何所瞻仰懷貞不能對及尹思貞為將作大
匠懷貞調發夫匠思貞戒之懷貞大怒思貞曰公盛興
土木害及黎元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
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杜門不出上聞特令視事及
懷貞被誅代懷貞為御史大夫

咸宜觀 在親仁坊本是睿宗藩國地開元初置昭成

肅明皇后廟號儀坤後昭成遷入太廟開元四年九月
八日勅肅明皇后前於儀坤廟安置二十一年五月六
日肅明皇后祔入太廟遂為道士觀寶曆元年五月以
咸宜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

太真觀 在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

都玄觀 在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天后朝置永昌縣
神龍元年縣廢遂為長寧公主宅景雲元年置道士觀
開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十年七月改為

都玄觀

安國觀 在正平坊本太平公主宅長安一年睿宗在藩國公主奉焉至景雲元年置道士觀仍以本行為名十年玉真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

玄都觀 本名通達觀周大象三年於故城中置隋開皇二年移至安善坊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積儒書萬卷開元年卒天寶中道士荆拙亦出道學為時所尚太尉房琯每報師資之禮當代知名之士無不由荆公之門初字文愷置

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於九
二置宮闕以當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
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興善寺以鎮之
三洞觀 在醴泉坊本靈應道士觀開皇七年立貞觀
二十三年朱崇坊移換於此

清虛觀 在豐邑坊隋開皇七年文帝為道士呂師辟
穀鍊氣故以清虛為之名

天長觀 在侍賢坊本名會聖觀隋開皇七年文帝為

秦孝王俊所立開元二十八年改千秋觀天寶七載改
為天長觀

五通觀 在安定坊隋開皇八年為道士焦子順能役
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順開府柱國辭不
受常咨謀軍國帝恐其往來疲困每遣近宮置觀以五
通為名旌其神異也號曰焦天師

崇真觀 在新昌坊本李齊古宅開元初置立

興唐觀 在長樂坊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

時有勅令速成之遂拆興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取大
宮乘雲閣造門屋樓白蓮花殿造精思堂屋拆甘泉殿
造老君殿

昭成觀 在頒政坊本楊士建宅咸亨中為太平公主
置太平觀尋移於大業坊遂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改
為崇福觀開元二十七年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立此名
九華觀 在通義坊開元二十八年蔡國公主捨宅置
其地本左光祿大夫李安遠宅開元初為左羽林大將

軍李思順宅

玉芝觀 在延福坊本越王貞宅為新都公主宅公主捨宅為新都寺廢為鄧王府天寶二年立名為玉芝觀新昌觀 在崇業坊天寶六載新昌公主因駙馬蕭衡亡奏請度為女冠遂立此觀

華封觀 在平康坊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觀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元宗宅以東都太平公主宅其後勅賜西都護郭虔曜今悉并為觀號華封

玄真觀 在崇仁坊半以東左僕射高士廉宅西北隅
左金吾衛神龍中為長平公主宅又吞人數百屋主既
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驚絕一時帝氏敗後公主隨
夫外住遂奏為景龍觀初欲出賣官估木二十萬山池
仍不為數天寶十三載改為玄真觀

福祥觀 在布政坊本開府竇瑊宅天寶十二年置

宗道觀 在永崇坊本興信公主宅賣與劍南節度使
郭英乂其後入官大歷十二年為華陽公主追福立為

觀

元和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師徒三百人脩興唐觀
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距禁城因是開複道為
行幸之所是日又命以內庫絹千匹茶千觔為興唐觀
複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千石充脩齋
醮之費

雜記

永徽四年四月勅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為人療病及

卜相

文明元年二月十一日金闕亭置一女冠觀並度內人奉天宮置一道士觀芳桂萬全等各為僧寺各以舊官為名

其年九月冊玄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尊像於老君廟所

先天二年五月十四日勅王公以下不得輒奏請將莊宅置寺觀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
卷五十一

五

開元九年十二月天臺山道士司馬承禎上言今五嶽神祇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竒其說因勅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詔道家三元誠有科戒朕嘗精意久矣而初未蒙福今月十五日足下元齋日禁都城內屠宰自今已後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凡

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屠宰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勅每年春季鎮金龍王殿功德事畢合獻投山水龍壁出日宜差散官給驛送合投州縣便取當處送出准式投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勅諸州玄元皇帝廟自今已後每年二月降生日宜準都福唐觀例一設齋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勅每州各以郭下定形勝觀寺改以開元為額至天寶元年四月八日開元觀主李昭宗

奏本觀先是清都觀勅改為開元觀屬玄元降符陛下
加號往年改額題開元文字今日崇便合兼天寶之名
其額望請改為大唐開元天寶之觀勅依其天下諸州
開元觀並加天寶字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祠部奏諸州縣行道散齋
觀寺准式以同華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
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觀行道散齋復請改就開元觀寺
勅旨京兆河南府宜依舊觀寺為定唯千秋節及三元

行道設齋宜就開元觀寺餘依至正元五年八月十三日處州刺史齊黃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伏乞同備婺等州行香勅旨依其天下諸上州未有行香處並宜准此仍為恒式

二十九年九月七日勅諸道真容近令每州於開元觀安置其當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諸府有觀處亦各令本州府寫貌分送安置至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等身天尊及佛

各一軀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勅文追贈莊子南華真人所著書為南華真經文子列子庚桑子宜令中書門下更討論奏聞至其年三月十九日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莊子既號南華真人文子請號通玄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其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並望隨號稱從之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親祀玄元皇帝廟追尊玄元皇

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為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

其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賓客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捨會稽宅為千秋觀至七年八月十五日勅兩京及諸郡所有千秋觀寺宜改天長名

四載十月二十三日詔其墳籍中有載立元皇帝及南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音義等書宜以道德經在諸經之首南華等經不宜編子書

五載二月十三日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大聖
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請四月八
日佛生日唯令休假一日從之

七載五月十三日後漢張天師冊贈太師梁貞白先生
陶弘景冊贈太保

八載閏五月五日制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為教首雖
考言比德理在難名而問禮序經跡親授受思廣在三
之義用崇德一之尊宜於太清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

宣王道像與四真列侍左右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度永為恒式至德二載十一月二十七日勅道士女冠宜依前屬司封

貞元七年四月吉州刺史閻闕上言請為道士從之賜名遺榮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同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委其年三月詔男丁女工耕織之本雕墻峻宇耗蠹之源天下百姓或冒為僧道士苟避徭

役有司宜備為科制脩例聞奏

大中五年五月河中節度使鄭先奏永樂縣道士侯道華上昇詔改所居道淨院為昇仙院仍賜絹五百疋以飾廊房

八年八月勅改望仙臺為文思院始會昌中武宗好神仙之事於大明宮築臺號曰望仙及上即位殺趙歸真以懲其弊是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抗論立罷脩營遂改為文思院

十一年九月上命中使齋詔就羅浮山迎道士軒轅集
左拾遺王縉右拾遺薛延傑上疏極諫上謂宰相崔慎
由曰為朕言於諫臣雖少翁藥大復生不能相惑但聞
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爾至十二年正月至京師上
召入禁中謂曰長生可致乎對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
如一德施周洽自然與天地合德何必別求長生耶上
深嘉美之

唐會要卷五十